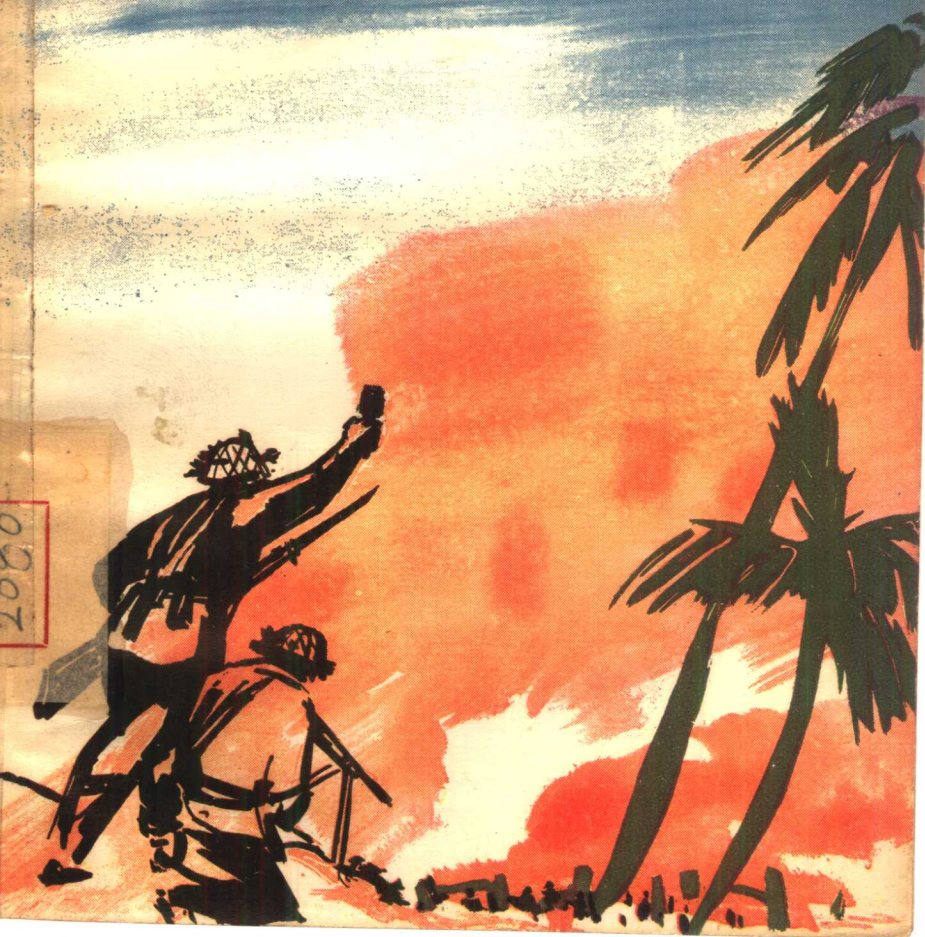


从安老到巴嘉

——越南南方解放軍胜利紀实

重义著



2080



从安老到巴嘉

——越南南方解放军胜利纪实

〔越南南方〕重义著

岱学 莫施邓译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上海

Trọng Nghĩa
Từ An-Lão đến Ba-Gia

本书根据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Số 1565—1576 期版本譯出

封面設計：何孔蔚

从安老到巴嘉

书号 10124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 紹興路 74 号)

字数 37,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frac{3}{4}$

1965 年 12 月上海第 1 版 1965 年 12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定价 (3) 0.18 元

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內 容 提 要

本书是越南南方作家重义的通訊报告集，原文連載于一九六五年七月份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军队报》。

一九六四年冬季到一九六五年夏季，越南南方解放軍在越南南方中部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的支援下，先后在安老和巴嘉全面反击，拔除了美伪集团的許多据点，摧毁了一系列的“战略村”，解放了大片土地，歼灭了整营整营的伪軍主力軍以及美国侵略者。本书的作者亲身参加了这些战斗，在战斗的間歇时期，还去解放区工作了一个时期。

从作者的記述中，我們再一次看到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际上都是偷生怕死、愚蠢无能、不堪一击的，他們在越南南方軍民雷霆万鈞的打击下，无论怎么挣扎，都逃不脫覆灭的命运。

統一書號: 10020·10124

定 价: 0.18 元

朋友們，一九六四年冬季到一九六五年夏季，我越南南方軍民，在南方中部的安老盆地、茶曲左岸以及巴嘉原野上，一連打了好幾次漂亮仗，贏得了輝煌的勝利。現在我就把當時耳聞目見的一些事情敘述給你們聽。

常常被人們稱作“腸子”^①的安老和巴嘉，是我們祖國英雄的土地。我們在那兒給予了敵人接二連三的致命打擊，許多戰場的名字成為勝利的象徵，聞名世界。

我們那位親愛的政委同志經常說：“今天的勝利是昨天的勝利與經驗的積累和繼續，同時也為即將獲得的更大勝利作好了準備，並在我們英雄民族的光榮歷史上，在我們英雄的人民軍隊的光榮歷史上，添上了絢麗燦爛的光輝。”

的確如此！南方一千四百萬人民的抗美救國的鬥爭，中部中區四百五十萬同胞在一切為了戰勝美帝的口號下所進行的激烈戰鬥，並不僅僅是以安老的勝利作為起點、以巴嘉的大捷作為終點的。我們早在十年前、乃至二十年前就已開始同敵人作戰，我們將用一系列南方的奠邊府來結束這場戰鬥，從而徹底粉碎全人類的首號死敵、帝國主義的頭子——美帝國主義妄想侵吞這片大好河山的迷夢。“越南，這個勝利的代名詞”將是今後所有的贊歌中最富有概括性的題材……

① 越南中部地形狹長、彎曲，猶如腸子，故名。

一 椰林中的地獄

“A”日將是我軍向安老軍分區發動總攻的日子。今天，在“A”日的前夕，從早上十點鐘起，一支由我負責指揮，包括工兵、通訊兵和警衛員在內的混合分隊，已經在戰地指揮部集合待命。我本是一名記者，但是戰地政委同志說：“記者如果想寫出部隊同志喜聞樂見的文章，必須參加戰鬥。”因此政委同志把參謀工作交給了我。這樣我就身兼二職，既是戰地記者，又是戰地參謀。總指揮同志命令我先率領分隊的同志建立指揮部，作好各種部署，嚴密監視敵人，直到槍響。

戰地指揮部的其他同志將在傍晚六時到達，指揮部隊占領陣地並按照作戰計劃向敵人展開進攻。我根據地圖，把各項工作：挖工事、做偽裝、築觀察所、設立警戒哨、安裝照明設備、安插路標、敷設電話綫等等，布置下去之後，便和一位偵察員同志一起爬到山崗上的大樹頂上，重新去觀察椰林環抱中的整個盆地。

這個盆地實際上已經成為人間地獄。萬惡的敵人這裡摧殘我們上萬名同胞已經十多年了。按照預定計劃，只要再過十五個鐘頭，這所人間地獄將被徹底粉碎。革命的武裝力量將協助當地同胞奮起謀求自身的解放。

時臨多日，整個盆地常常會沉浸在迷茫的濃霧中；居高臨下，看去真象乳白色的海洋。前些日子，當我們初來此地觀察地形、偵察情況的時候，由於氣候變幻莫測，我們的計劃不得不時時中斷。可是今天，天氣卻特別晴朗（說實話，象這樣晴朗的日子，我們只要有一天就綽綽有餘了），打一大早起，灿烂

的阳光就驅散了浓雾，普照着大地。

所有的东西都清晰地呈现在我們眼前，我們可以了如指掌地观察盆地里的全部目标。

我在一棵高高的树上找到了一个相当妥善的地方，把自己隱蔽在树叶繁茂的枝桠之中，打开皮包拿出那张万分之一比例的作战計劃图。我先测定了自己所在的方位，然后把指南針放在地图上，核对地图与实地之間是否吻合。我开始观察地形，对計劃上的各項細節仔細查对。

五短身材的偵察員同志，为了寻找一个合意的地方进行观察，敏捷地从一棵树跃到另一棵树，有时攀着树枝蕩来蕩去，灵活得象猿猴。

“多清楚啊，多清楚啊！你看，比过去哪一天都看得清楚！今儿晚上，可要讓他們瞧瞧咱們的厉害啦！”

偵察員同志一边用望遠鏡观察，一边象往常那样，乐观地、兴奋地跟我說。甚至當我們潛近敌人的会龙据点的时候，他讲起話来也是这样。当然那时候，他的声音放得低些。

“你繼續观察吧。注意上落的直升飞机，看他們是否有增援部队或重型枪炮。特別要注意他們是否派兵到东面去搜索。”

我把任务向他交完之后，就开始搞自己的工作。

安老盆地位置在越南中部平定省的北面，橫臥在山林与平原之間，緊貼着第一号公路，北和广义省毗連，西和昆嵩东部接壤，东与怀仁、怀安两县交界；从兴仁往下，到美成为止，是条狭长地带，长达二十二公里，平均宽度約一公里半，有的地方宽达三公里。我軍将从此地发动正面进攻。安老河从北方迤邐而下，直抵蓬山。河宽約二百米，目前正值涨潮时节，渡河要靠舟楫。敌人的第六号战略公路以蓬山为起点，通往

巴德郡府。这条公路，除了安老附近的一段外，其余的早在一年多前就由我方控制了。

这儿共有一万五千居民。其中安老河以西的四千多居民趁吳庭艳被其主子一脚踢开的时候获得了解放。而河东的一万多居民仍被禁锢在八个“战略村”中。十年来，敌人在这一带建立了郡县行政机构和轄有三个据点的軍分区。伪軍的兵力計有：第八八四和第一八二两个連的“保安兵”和三个連又十个排的“民卫队”，分駐在軍分区、三个据点和八个“战略村”內。除了上述伪軍之外，还有两百多名直接由伪郡县政权支配的杂牌軍和当地的反动帮会以及麇集此地、妄图进行阶级报复的亡命之徒。所有这些反动武装都由一名伪軍大尉指揮，这人手下有五个少尉和一帮吃人生番。他們除了有全套的步兵装备之外，还配有两挺一〇·六七毫米的重型机枪。他們把这两挺机枪架在靠近伪郡县的第一九三号据点的高地上，作为整个軍分区的重火力点。这两挺重机枪給附近一带的同胞不知带来了多少灾难。安老的乡亲们把敌人的滔天罪行一笔笔记在賬上：一百七十八人惨遭杀害，二百七十二人失踪，三百十六人被折磨成残废，五百多人至今被囚禁在敌人的黑牢里。此外，还有成百所房子被烧毁，六十多亩地、一百八十条水牛被搶走，一千三百名青年被强行抓丁，替美帝国主义和他們的走狗充当炮灰。

敌人为了接应安老据点起见，在蓬山駐有重兵，其中有好几个机动的主力营，以及一个M·一一三型水陆两栖装甲车团，并配有一五五毫米的大炮。所有这些机动力量还以安老作为跳板，不断向各解放区发动罪恶的进攻，进行疯狂的“扫蕩”。敌人的据点不是筑在高地上，就是筑在“战略村”与“战略村”之間的田野中。每个据点都用四五道鉄絲网团团圍住，每

道鉄絲网之間密密麻麻地布着地雷，各据点里都有五六个哨楼，装备有輕重机枪和两三门六〇毫米或者八一毫米的迫击炮，随时准备向外面开火。白天伪軍都龟縮在据点里，晚上分出半数人到各“战略村”去过夜，故意和居民混杂在一起。他們这种白天龟縮在据点里、晚上則分散过夜的办法較之过去法国殖民主义者的那一套更其狡猾。敌人企图利用“战略村”系統来掩护据点，如果我們要攻打据点，不得不首先跟“战略村”接触。另外，敌人把伪軍士兵分散到各“战略村”里去过夜，既是为了提防全軍覆灭，同时也是为了在我們进攻某一“战略村”时其他“战略村”的伪軍可以进行反扑。

敌人自以为用这种連环防守的办法，布置下这样密集的火力点，又有“大名鼎鼎”的軍官和凶神恶煞般的部队，他們对这一带每一戶人家、每一个居民，乃至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因此能够把这一带的同胞严密地控制在他們的魔掌之中了。敌人經常洋洋得意地吹嘘：“我們軍分区固若金湯，定能牢牢地守住平定省北部和加照、蓬山、三关、沙兒等城鎮，甚至第一号公路和鉄路綫也可万无一失。”

伪安老郡县长也曾恬不知耻地向当地的居民夸口：

“你們別再白日做梦了，哪怕安老河的水倒流过来，越共也不敢碰一碰我們这个軍分区！”

可是敌人的吹嘘和威胁岂能动摇得了同胞們渴求解放的意志，他們都在暗地里互相鼓励：

“敌人爱怎么說就讓他們怎么說去吧，可是他們怎能禁止得了我們的理想和我們的期望！我們絕不能听任敌人欺凌，絕不能坐在这所人間地獄里等死。我們会有办法的。”

事物的发展总是如此：压迫得越厉害，反抗也越激烈。区区几顆子弹、几尊大炮怎能抵挡得住千万顆赤子之心！白色

的恐怖怎能扑灭得了正义的事业！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在这茫茫的黑夜中，多少同胞被敌人杀害，多少同胞遭敌人拷打，多少同胞被敌人监禁，多少同胞被敌人糟蹋，敌人罄竹难书的罪行，激起了同胞们无比的愤恨，从而在同胞们的脑子里形成了一个坚如钢铁的意志：必须起来反抗，必须起来斗争。前些日子，当我们来此地侦察的时候，正是在当地同胞们热情的帮助下，我们才获得了制订作战计划所需要的各种资料，即使最细微的末节也未漏掉。我们的侦察员也才能找到饭吃，才能找到隐蔽的地方，才能在夜里深入虎穴，探听敌情。再说，如果没有同胞们的悉心掩护，那么，只要我们一跨进这片林野，我们的踪迹立刻就会被敌人嗅出。

想到这里，我愈加迫不及待地热望今晚的惊天动地的时刻赶快到来。

“行呀，你们吹牛去吧，你们尽可以夸口说：谁也不敢来碰一碰你们据点外边的篱笆！那么今天晚上，你们就放心睡大觉吧！”

我望着“战略村”外围一排排高高矮矮的尖竹桩，想到同胞们的苦难，心如刀割。

太阳当顶照着，它的光芒倾泻到山林上，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点点金光。一阵阵风吹送过来，拂动着漫山遍野的树叶。负责指挥部组织工作的战士们，都在紧张地工作，以便按时完成任务。侦察员同志象把身体粘在树上似的，目光一刻也没离开过他所监视的目标。

作战计划图上那一条条鲜红的杠杠，使我思如潮涌而又充满了信心……

二 新的轉折點

前綫党委下定決心，要在同一天晚上，同一個時候，向敵軍的軍分區展開全面進攻，以便一舉摧毀敵人的三個據點和八個“戰略村”，直搗敵人軍分區的指揮部和郡縣，徹底殲滅敵人從陸空兩路派來的援軍。消息傳來，我們每個人無不精神振奮、歡欣鼓舞。這是越南南方中部的解放軍第一次集中強大兵力，在一個大戰場上同時向敵人的幾個目標發動進攻。拿中部來說，這一次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數目將比過去任何一次戰役來得多。殲滅敵人有生力量越多，敵人土崩瓦解的日子就越近，就越能幫助我地方武裝力量開展革命活動，加速武裝起義。上級的決心，標志着中部中區人民武裝力量的迅速壯大；她已經從分散發展到集中，從游擊戰發展到各種形式的正規戰。波來古大捷，十五號公路大捷，南東、奇青、富友、福水、奠玉、長安等大捷，都為這一次新的戰鬥積累了經驗，準備了條件。戰士們，女民工們，政委同志，地方幹部連同戰地記者在內，沒有一人不被這振奮人心的消息所激動。

就在幹部同志廢寢忘食地制訂作戰計劃和布置陣地時候，我們的部隊也已開始行動，源源不絕地向第一個集合地點集中待命。可是在行軍路上，發生了始料所不及的事情：一場空前猛烈的暴風雨引起了一場空前嚴重的大水災，中部各省立時洪水泛濫，一片汪洋。在平原地帶，洪水象猛獸一般，橫行無阻；在山岳地帶，山洪暴發，石崩土裂，沖毀了大大小小全部通道。情況困難到了極點，看來要按照原定計劃殲滅敵人，似乎沒有可能了。敵人看到這場天災，無不幸災樂禍，洋洋得

意地晃着二郎腿，說：“这是天老爷保佑，这么一来，越共今年的冬季攻势不得不推迟啦。”美联社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发表通訊，报导了这个“大喜訊”：“这场大水灾至少使越共的冬季作战計劃推迟两个月，不啻政府軍出动几个师的兵力。越共終於陷入被动！”

可是，我們部队的决心就是惊天动地的力量。如果我們被一场天灾难倒，还談得上什么勇往直前，冲锋陷陣，夷平敌人的碉堡群，把敌人碎尸万段呢！敌人一厢情愿地认定：我們在几个月內，无法克服这场天灾。但是我們深信人定胜天，我們坚决爭取主动，让敌人因自己判断的錯誤而自取灭亡吧！

号称战场“主宰”的我軍突击手，靠着两条腿的机动能力，靠着步枪、干粮袋和飯团，絕不会在任何障碍面前停步不前。不論山有多高，水有多深，不論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他們都能越过。如果不是这样，他們又怎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沒有一人掉队，沒有一人落伍呢！现在，他們正信心百倍地执行着上级分配給他們的任務。今晚掌灯的时候，各部队将要按照分工接近战斗目标。

我也和战士們一样，度过了和狂风暴雨、惊涛駭浪搏斗的日子。现在，我坐在靠近敌人据点的树梢上，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更感到无比自豪，深深地体会到人的决心是无坚不摧的。只要你有决心，多高的山也可移走，多深的海也可填平，悬崖要为你低头，峭壁也要向你让路。啊，我們解放軍那跨越万里的双脚，虽然平凡，却异常伟大！解放軍同志，你們之所以威名远扬，所以光芒万丈，所以拥有如此伟大的力量，因为你們的双脚也作出了一份貢獻。解放軍同志，我能和你們在同一个行列里，我感到驕傲，感到幸福；但更使我感到驕傲和幸福的，是在这次极其艰苦的急行軍中，我能够和你們并肩前进，从而

也使我更其尊敬你們。我們曾經毫不間歇地同暴风雨搏斗了七天，同一切妨碍我們前进的阻力搏斗了七天，在行軍路上，我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我們的双脚不受任何地形的限制，除了一双简单的抗战鞋^①之外，也不要求任何一种交通工具。在我們的行列中，也还有不少同志連这种鞋也沒有，却没有一个同志因此而止步不前。而现在，那一道道崇山峻岭已被我們抛在身后了。同志們，請听我說，这是极其平凡而又极其不平凡的事。今天我們既然能够战胜重重困难，那么今后还有什么能够阻碍我們解放任何一个被美帝国主义侵占的地方呢？！这帮美国丑虏杀害我們的同胞，糟蹋我們的国土，奸淫我們的妻女，霸占我們的田园、林野，用来停放战车、大炮和飞机，用来儲存凝固汽油弹和各种枪弹，借以残害我們的同胞，烧毁我們的和平村舍。

我們的双脚虽然平凡，但是，無論万丈深渊还是崎岖险道，我們都能逾越。我們的双脚打乱了那些所謂的“軍事家”們的“神机妙算”，这帮人只懂得用机动车辆来載运部队，怎么估計得到我們这双脚的威力？正是这双脚，它继承了我們英雄民族、英雄軍隊悠久的革命传统，用它神奇的速度，粉碎了敌人在我国各地所进行的侵略。正是利用这双脚的机动能力，我們創造出了叫敌人聞风丧胆的奠边府的輝煌战績。

同志們，我該怎样描写和称頌站在反美斗争最前哨的越南南方解放軍和同胞們的这双脚？

在我們后面，还有民工队，其中有平原地区的同胞，也有山区的同胞，有老也有少，最小的甚至只有十三四岁。乡亲

① 一种用汽车輪胎做的鞋子，式样如凉鞋，抗法时期，越南同志常称这种鞋为抗战鞋。

們挑着糧食、子彈、藥品，一步不離地、緊緊地跟隨着我們，和我們同甘共苦，連一粒鹽、連最後一支煙也要拿出來和我們分享。到了深夜，我們和鄉親們在溪邊燃起篝火，娓娓地談論着故鄉的瑣事。現在，鄉親們已分散到各個部隊中去了，今天晚上將和戰士們一起痛斃敵人。鄉親們的形像將永遠銘刻在我的心中，同樣我也會忘記行軍途中曾經幫助過我們的那許多同志。他們都是根據地英勇的游擊隊員，他們和我們一道，忍着飢、挨着餓，披荊斬棘，開山辟路，幫助我們渡過了白浪滔滔的江河。他們動員了成百條竹筏船、獨木舟、木筏和其他船隻，使得部隊得以在預定時間內安全地渡過安老河。敵人怎能估計得出人民的力量？他們怎能料到那些簡陋的運輸工具卻能够在狂風暴雨中把整個支隊、甚至整個團隊渡過河去？敵人以為洪水將把我們長期圍困在高山頂上，使我們寸步難行，最後餓死在那里。就在昨天，我們還聽到根據地的同志說，敵人還在吹噓：

“即便安老河的水倒流，越共也無法擺脫困境……”

行啊，你們這樣吹牛，難道不是件好事嗎？敵人越主觀，對我們越有利。我們的指揮員，在衡量敵我力量的對比、分析敵我雙方的強弱時，總是把敵人的這一弱點計算进去的。

今年冬季，我們要跟兩個“勾結”在一起的敵人戰鬥：一是天災，一是盤踞在碉堡和據點里的敵人。出師第一仗，我們就擊退了天災，現在，我們的槍筒正指向碉堡里的敵人。在跟天災的搏鬥中，有幾位同志光榮地獻出了生命，今天，這些同志雖已不在我們身旁，但是他們的精神卻鼓舞我們去痛斃另一個敵人。

偵察員同志還“粘”在樹枝上，眼睛一刻也不離開望遠鏡，始終鏗而不舍地監視着盆地中的各個目標，並不時向我報告，

以便把敌人的行动及时記入作战日志：“会龙碉堡里响起两响步枪声。几梭机枪子弹扫过西河上空。万庆据点里，敌情未见变化。抛錨的长途客车仍留于原处。一架 H. U. 1A 型直升飞机在安老着陆后旋即离去。未见敌人运来援兵……敌人的情况与平日并无不同。”越近晌午，天空越是晴朗；远处，片片浮云輕輕地掠过山巔，漸漸消逝。連續几个星期的霪雨过去之后，明朗的晴天终于来临。黑夜虽然漫长，但黎明終将到来。

是啊，黎明会把椰林环抱中的盆地上空的重重乌云驅散，正如統治了十年之久的美伪集团終将被人民彻底消灭一般……

三 枪 响 之 前

太阳已經落到远处山峰的后面。残阳最后一綫余輝也已經黯淡下去，但是西边天际的浮云却仍然一片殷紅，仿佛还在留恋今天这么一个大好的晴天。在被晚霞映紅的天空中，一群迟归的鸟儿，迅速地飞回温暖的巢窝。这时候，地狱里的牛鬼蛇神早已把乡亲们連同牲畜一起赶进“战略村”，上紧了寨门。那班民卫队和伪村长又开始在各处偷听、搜查，肆无忌惮地闖到各家人家去查对戶口。崗楼上响起了打更的木梆声。

敌人的碉堡和“战略村”里响起了枪声，連一九三高地上的步枪、机关枪和重型迫击炮也狂叫了起来。枪炮声在盆地裡激起了回响，經久不息。这帮坏蛋的职业就是架枪、扣扳机，否則也就不成其为伪軍了。一入夜，他們更是拼命开枪，一来借此壮胆，鎮靜神經，二来借此恫吓“战略村”里的同胞，同

时提防河西的游击队来突然袭击。他們的活动规律和种种花招，我們早已了解得一清二楚，看来今晚和以往一样，并没有什么异样的动静。因此我得出结论：“情况如常。”今天是星期天，伪軍的軍官和士兵都在起劲地賭錢。不少家伙在酒店里酗酒，喝得酩酊大醉。伪軍軍官相互碰杯祝賀，感謝老天爷替他們呼风喚雨，引来了洪水。这帮无恶不作的坏蛋，站在会龙桥上，欣賞着滾滾的河水急瀉而下，不禁得意忘形。

我們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绝对机密的。敌人的全部防御系統，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固若金湯，无懈可击；但如果走近去細細一瞧，立刻就能发现漏洞百出。敌人无疑是草包。

黑夜已經降临。陣地指揮部的同志到十八点就已全部到齐。自那时起，指揮部便秩序井然地开始了繁忙而又紧张的工作。听不见一息声音，看不见一絲亮光。尽管如此，負責警卫工作的同志，仍然毫不放松，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提醒別人：“敌人就在眼前，我們在高处，他們在下边，要是漏出一絲亮光、发出一点声音，敌人马上会发觉。”連收发报机上的小小的指示灯，他也固执地要求报务員遮盖好。报务員同志只好順从他的意思。同志們暗底下都在笑这位同志未免把灯光控制得过严了。这会儿“最不好受的”是那些烟癮大的同志，包括我們的总指揮在內。

一切都已按照計劃布置就緒。我們每隔一段時間就向陣地指揮部报告我們部队、游击队、民工、后勤人員战斗准备的情况。十八点三十分，各战区的指揮員都接到了以三个8字为代号的进攻命令。于是我軍各路人马便开始行动了。

会龙据点和万庆据点的伪軍漫无目的地把手电筒来回照着。枪声此起彼伏，夹杂着沉悶的木梆声和狺狺的犬吠声。这种充滿威胁的凄厉的声音，折磨并激怒着“战略村”里的乡亲，